

民國十年重印

陽春縣志

大馬站大同承刊

陽春縣志序

志者何道政事之書也親民之吏示因知乎人民及地域廣輪之數與夫山川之險易土物之豐嗇風俗之淳澆德行道藝之所宜書政教之所宜事雅欲圖治圖淺體要矣余奉檄知陽春甫下車竊效紫陽氏之急先務詢邑志覽之病其蕪陋思重加蒐輯以簿書鞅掌未遑也夫闡幽發潛以勵風化興利除害以厚芝生志乘所關良鉅顧言志於下邑有難焉者春之爲縣亦古矣唐宋之世宜有紀載專書乃

家藝文著錄於嶺南古郡縣爲圖爲錄爲記所在多有而陽春撰志者僅從史志得茲邑山川民

概 李氏元和志樂氏寰宇記

氏方輿勝覽諸書即通都大邑猶未能家有藏本矧僻壤乎舊志沿訛無

從是正此攷古之難也一邑政典詳於官書卷牘綦繁裁擇匪易又半遭蠹蝕本末弗完此邦一二工文章鍊時務之士其言亦堪爲文獻徵然著述無多十僅得一其他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益髣髴示足依據信今傳後之兆而援里閭雖黃之論以爲不刊未見其可也此徵今之難也余因是兢兢不敢率爾授簡無何

制府芝臺先生有纂修通志之舉撤下所屬郡縣採訪事實余既述邑事崖畧上之省局而邑人士復以脩志請余曰是志也徒踵事而增無當也宜先草創邑人士屬學阮具余曰語弗詳擇弗精亦無當也時番禺劉樸石太史方總撰省志爰以藁介請筆削

太史乃取舊志正其體例芟其靡蕪訂其訛舛補其闕漏余適卸篆授羊城打輿商榷書成凡十四卷事增於前十之二三文省於舊亦十之二余幸

斯志之成而於春之民有厚望也春之在古固推結之俗茅蠹之區也風氣寢開衣冠弦誦彬如蔚如今則掇科第紆組綬者踵相接於朝先民有言仕宦之鄉陶染成俗宜若莠民皆薰德善良無有壽張爲幻者乃風俗之淳轉示逮昔豈土壤之殊乎抑政教之未至也昭軌物樹風聲邑志之脩誠圖治所當亟斲彫爲璞返澆爲淳余將拭目以俟勿徒以是爲模範山川鋪張文物之書不淺之乎視志也哉

嘉慶二十五年歲次庚辰二月中旬前

署陽春縣事清苑陸向榮樹堂氏謹撰

陽春縣志序

余奉檄來春州數閱月邑人士以志成告前署尹陸君樹堂既序之屬余亦弁言卷端是役也陸君始之余繼之始事者難繼事者易余可以無言是書也番禺劉樸石太史實繩削之具類事也核其屬辭也雅其叙例也嚴且備矣余尤可無言雖然余聞道也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因思志也者所由達於治之書也而余獲與有力以觀其成幸矣夫粵古稱海濱鄒魯區陽春於粵一下邑耳然亦可以鄒魯稱余蓋綜生平所閱歷而甚有屬望於春也余幼隨侍先君子宦遊四蜀比壯歲筮仕秦中愧輕陋才不足以言治堆於蜀挹峩峩崑崙城錦江玉壘之勝概於秦攬終南太華嶠函汧渭之壯觀益信山川靈奇人物瑰偉爲古今之通論焉茲者踰嶺而南觀賁隅都會民物之盛伯仲秦蜀而山川則端州尤奇秀春爲端之屬邑崆峒巖壑號曰神臬其雲靈天几鷹鵠諸山冠瀉漢陽諸水盟礪鬱積宜爲人物淵藪乃稽之於古瓌杖不數數觀今雖涵泳

聲教駸駸乎肩隨上邑而士風猶未甚盛民俗猶未盡淳也曷故宋四峴有言習俗之龐雜鬪訟之蕃多亦滄海之會居勢使然願司牧者能辭其責耶然則斯志之成以闡幽潛作風化所繫良鉅而風土剛柔之異政務興革之宜余將開卷瞭如資以治春用是遂不能已於言與春之士民砥礪感發同適於治無黍乎海濱鄒魯之稱也

嘉慶

庚辰

夏

五月

知陽春縣事吉水陳懷彥補初氏謹撰

陽春縣志序

皇上御極之元年奉憲檄攝陽春篆值新修邑志成將付剞劂邑人士請序於余余維此志始事於署令陸君而前令陳君繼之二君序之詳矣顧陸君之爲此書其審慎有足嘉者先是 宮保阮制軍續修省志檄下所屬採訪事實陸君先於舊志芟其繁蕪補其缺畧與邑人士共商之既又就正於番禺劉樸石太史時太史方主越華講席兼總志事益得參互考証廣其未備至矣盡矣世言郡邑志稱關中曷善關中多前代名人手筆朝邑武功二志尤有名武功訓詞爾雅義昭勸鑒官師志善惡並著尤爲南董直筆朝邑志僅十八翻自來志乘之簡無逾於此者故昔人推爲絕作然志也者典章所紀載賴以不墜者也不貴其冗而貴其詳後人讀志而未詳者轉須稽諸檔冊檔冊不能傳遠終歸蠹蝕則亦何貴而有此志乎丘泉剪裁補綴刊落凡近叙黃河鐵牛凡百六十餘字宜

畧者反詳之以示其筆墨之閑暇謂著作之高手則可謂志乘之正體則非也此志雖不盡如武功之例然志沿革則確而有據志賦役則詳而有體志疆域則爲之開方計里志山川則析其支派源流詳畧得宜斟酌盡善洵足與前人相媲美矣且夫天下之治平自一邑始風俗之轉移自邑令與賢士大夫始邑令者親民之官賢士大夫吏之望也陽春自昔爲僻邑今則科第綿聯於端州十三屬中人文尤爲蔚起然豈敢謂習俗盡淳美人心猶古處乎余蒞事方始茫然未知所從政賴諸君子示我周行匡其不逮而適值是志之成開卷瞭然如示諸掌是余之厚幸也昔柳子厚守柳州郡中佳山水搜奇

扶輿紀述 無遺夫守土者奉

天子命以經理民人豈直爲遊觀歌咏已乎故朱子守南康甫下車即詢郡志君子謂其識先務余於先賢無能爲役而高山之仰竊有志焉爰即鄙見詮次爲序而并質諸太史其將何以教我也

道光

元年

歲次

辛巳

署陽春縣事坐補儋州知州滿洲喀勒崇依鶴汀氏謹撰

陽春縣志舊序

夫志何容易哉分野氣候上關天文也封疆風俗下維地理也學政  
官秩士風吏治也禮義兵防禋祀閱武也選舉賦役仕籍氓數也名  
宦鄉賢表裏人物也他如祥異迭見物產生殖狼狽興滅之由纒纏  
具載其中譬如按內經之書百品羅營探武庫之積劍戟森列誠邑  
治大典也願操觚擣詞貴公以核狗豸毀譽者勦雷同之說任胸臆者  
豎聚訟之幟牽合附會則郢書而燕說沿襲差訛則亥豕而魯魚嗟  
嗟誌何容易哉誥跼蹐濡書自涖任以來夙夜兢惕惟恐吏治不  
以速官謗稍公餘退食則僅僅以文籍自娛涪兒肄業耳顧燕日蓬  
心也奚志之敢第思邑誌重典嘉靖丙辰歲令尹俞君初修嗣是  
亂物故沿革不常至一大征綏靖園治甫張借不輯而修之曷垂不

朽說故不揣猥庸不憚勦襲而誌之草焉懼散也奚辭僭妄昔漢世  
遷固氏蒐羅百代勒爲一書說者謂其質而實詳而有體而是非  
悟猶有遺議焉如此乎志之難矣今司訓羅君宿學偉識文行公  
鄉先生者宏抱藻鑑精明而邑紳諸友又習之傳聞騰之物  
日太史執簡鑿坡視草當必托袞鉞於一字寓勸懲於片語者敢  
敬加參訂如分門未妥則合附不爲煩如比類未肖則分別不爲  
何者當增何者當削何者當詳何者當畧何者當存迹以俟後之  
竟何者當新案以弭後之爭端山藪奇節未盡建明則顯微而闡幽  
官蹟吏治未協公評則核駁而糾論然後申之公案壽之梓編以垂  
永久則春邑之光也諸士君子參訂之力也諸庶無越庖乎哉是舉  
也遍借舊志僅得一部簡序已失而按脩文廟一欵志端有硃批云

重脩文廟木石皆出於甲里而修志秉筆之人謂其捐俸何其誣也  
按城隍廟一欸志端又墨批云嘉靖二十四年知縣潘相重修廟宇  
獨遺其功而不志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此殊墨二批果出核  
實誠修志者之遺議也借修而筆之者不相矛盾則殊墨之跡猶足  
警惕修志者之將來也萬惟互相考訂協贊成書毋俾見議如昔則  
誥幸矣

萬歷 戊子 年 月 日

邑令張文誥

按張志久佚惟在此序見康志序中所云舊志蓋嘉靖中俞志也  
明黃佐廣東通志載陽春縣志五卷俞宗周撰攷舊志縣令有俞  
文英無宗周疑宗周即文英之字耳

我

皇上首出御極化被海外廓古今版圖所未有因

詔纂輯寰宇一統志蓋欲一道德而同風俗至鉅典也一統志該各省  
省該其屬府州府州該其屬縣縣志不綦重乎哉春邑志 明萬歷  
以來幾百年餘歲久日深板刻燬失康熙十一年奉檄 志自猝  
有成書兵燹之後副本無存述守茲土政暇即與紳士討論邑乘每  
欲續修而未遑會奉憲鴻承部文重修邑志迷會集學博紳士廣採  
旁探編摩校讐不敢限以時日懼考核之未詳而事多舛訛也不敢  
不集衆思懼聞見之不廣而事多缺略也多士曰志者識也識其大  
復識其小區太史嘗言之矣今以百年之殘缺遺文故老蒐羅雜糅  
畧之則事蹟弗備幽微弗彰邑之典故泯如也郡志通志何所於稽



乎詳之則繁稱細瑣卷帙浩繁不無濫觴之誚爲詳爲畧何去何從體裁須歸於一述曰輿圖疆域山川阨塞此千百年不變者也然得無昔險而今平昔僻而今衝者乎風俗歲時此與時變通者也然得無昔淳而今澆昔盛而今衰者乎則壤成賦戶口丁徭今昔皆然矣何以昔行之而民日以殷今行之而民日以困也學校選舉秩官易代同然矣何以謬訛相沿姓名湮沒無從稽考也分野則縣與郡可按籍考也輿圖疆域則道里之遠近可稽也問荏苒可虞兵防之備禦無患乎問旱潦不常水利之灌溉幾何也至于天道變於上人事應於下不可不書也禮儀祀典之不厭其備也物產之必求其明且悉也名宦人物之不厭核其真也得其真可以照耀史冊雖多而不厭其詳也不然者魚目混珠和璧疑石積行之士必不藉此爲榮矣

凡此所宜詳不宜畧者也宜詳而不詳則爲鄙若乃藝文雜記則從畧無詳可也不宜詳而詳則爲汎抑述更有進焉春邑五里彈丸文獻無徵非若通都大邑有聲名文物之盛可以炫飾觀聽也則與其畧而寡文不若詳而可考古者列國有史凡里俗皆得綴集以備太史採擇今之志古之史也縣志不綦重乎哉僅析其義例爲綱者十有八爲目者五十有奇分門修輯屢事擄詞越三月而書始成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則小邑俚言或亦有助於高深云述也不文幸藉手以告無罪焉爾如曰一道德而同風俗恐非下邑小吏之所能爲也康熙丁卯邑令康善述

按康志爲邑舉人劉裔炫拔貢生梁陞歲貢生劉大鏡歐陽志學李承運伍煇附貢生楊公俊監生劉裔端汪演忠生員黃應虬梁宜

中謝茂松張鑛汪世炫梁型梁埠張錦梁傅殷鼎張蔭星劉家竣  
張鑑同輯凡十八卷今存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考古成周太史陳風而輶軒所採四方之  
貞淫奢儉政事得失莫不達之王朝以佐治理迨易封建而郡縣周  
官之法不行漢建口中詔修風俗一書厥後華陽有志人物有考後  
之君子踵其遺法凡職方所隸疆域人民官師貢賦謠俗嗜好益詳  
上以是察治下以是採風是志之作也其即史氏之遺意乎

國家鼎建百年仁風翔洽我

皇上神靈天亶丕承鴻業凡左右大吏暨良二千石咸宣布德愷覃敷遠  
播道齊德禮之化幾於無外

特命直省郡縣修輯志書登之史館以昭一道同風厚東魯下士叨承

簡命攝篆春州甫下車得與博士薦紳共勸盛典爰是搜覽羣書廣徵耆  
舊採里巷之傳聞訪潛德之實蹟以前志爲規模參之省志府乘舛  
錯者訂正之掛漏者輯補之登見者刪削之邇來數十年餘教化日  
新風俗丕變前之險谿隘谷今則坦道康莊也前之烽燧乍熄今則  
雞犬嬉遊也前之科目寥落今則多士聯鑣也至於英賢之挺生藝  
文之藻發孝節之炳烈春雖暮爾哉亦足以垂不朽何莫非

聖天子道隆德備之所陶鑄乎生斯土者固沾化育即厚操鉛學製亦大  
有慶焉若夫土風俗尙間有不齊樸華奢儉時有沿革川陵消長橋  
梁遷復時有遞更亦歷歷載之用告厥成爰付剞劂厚自慚寡陋不  
免抱殘守缺而一時公論出其中萬世公論亦出其中盍臺祇慎祈  
不背史氏之遺意免貽譏於大雅也幸矣雍正庚戌邑令王博厚

按王志爲邑舉人劉宗湘譚予芳拔貢生劉家楹 恩貢生梁宜  
中歲貢生張鑒劉裔沂王嘉猷梁美中梁璿林振泮劉家垓貢生  
謝成勳生員劉家坡梁日鑿梁斗星陳應球劉家正黃朝冕伍銓  
揭友疇陳廷琛李國球梁正呂珠柯一燦謝萬才張淡劉宗泮梁  
坦朱國俊嚴干文林維甯同輯凡十七卷今存

春邑建置始於唐之武德四年其後分析合併沿革靡一至明之洪  
武九年以陽春縣隸肇郡嘉靖丙辰前令俞君文英始修志厥後張  
君文誥修於萬歷戊子康君善述修於康熙丁卯王君博厚修於雍  
正庚戌此書已三纂矣顧其地隨時轉風與時化迄今又三十年踰  
時旣久詎惟是秩官選舉節孝行誼漸有積薪之勢懼其久而將涸  
耶山川疆域且有昔是而今非者守土者執當日之志書求今日之

治理其不膠柱也者幾希重修之議烏可不急講也昔朱子守南康  
甫下車即詢郡志君子謂其識治體余待罪越四年追聞調而始議  
及非曰緩也舊志中有宜存者有宜去者有宜更正而變通者余數  
載于此或於諮詢所及而有採訪或於舟車所至而有經歷或於張  
弛所加而有興革皆志物也皆志要也乃集邑紳而告之曰今可以  
言重修之事矣爰於歲之九月延仁和呂相堂先生博古君子也秉  
筆總裁與邑中公明之士若敖主講謝孝廉輩旁搜遠覽苟確有得  
於所見與所聞與所傳聞衆猶謙讓而未遑者筆則筆削則削知我  
罪我余固弗敢避焉四閱月而稿成雖不敢與通都大邑之紀載爭  
奇然以謬承諸前令後條而列之彙而纂之文損於前事增於後爲  
綱爲目燦然備舉用是付諸梨棗於以宣揚

聖化固不特山陬僻隅有以彰一道同風之盛而亦爲後之官斯地者舉  
事不誣經世有憑豈僅爲一時之文獻已哉是爲序

乾隆 戊寅 年 月 日

邑令姜山

按姜志爲浙江仁和明經呂伊編邑舉人謝以光拔貢生謝惠成  
教泰貢生李燾柯爾常吳昌偃劉世槐監生梁文海生員柯日且  
黃朝賡嚴而泰陳舜源教震謝叅光嚴而溫陳開五儒士黃朝文  
同輯凡十六卷今存

重修陽春縣志銜名

主修

署陽春縣知

縣陸向榮清苑

陽春縣知

縣陳懷彥吉水

署陽春縣知縣坐補儋州知州喀勒崇依滿洲

編纂

在籍翰林院編修劉彬華番禺

同輯

歲生原任增城縣學訓導李家翰

舉人連州學正劉世探

舉人大挑二等林宣鐸

陽春縣志 銜名 十二 大馬站大同新記承印

恩貢生劉榮珩

歲貢生李正綱

即用縣丞附貢生楊廷鏡

生員楊開鼎

校錄生員陳祖儒

生員莫滿

採訪生員張作賓

生員鄧元端

生員蕭德上

監生

監

生嚴超奇

辦事

縣

丞李承遠

監

生吳垣豐

監

生劉觀聰

陽春縣志例言

陽春舊志康

善述

王

博厚

姜山

所修竝存大率舛陋繁蕪殊非善本今

重訂爲十四卷刪潤大半補輯較完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第拘於踵事之見亦不免從俗之譏博綜古今以成一家言仍俟後之君子志載詔令自古而然我

朝

列聖敷言

典謨丕布炳如日星敬謹錄弁簡端是訓是行於風俗人心裨益甚大非僅遵體制也

地志古曰圖經故必以圖爲冠圖疆域而不開方計里非古也侈陳名勝繪畫雖工何裨政要茲爲圖者十而舊志八景圖悉刪之

舊志沿革並未取唐宋以來地志諸書與正史參互考訂是以舛誤相仍康志以沿革災祥變亂弁之卷端體例尤雜茲專撰沿革一表以正其訛餘別人事記

粵爲揚之南裔肇郡在粵已屬一隅言分野者邑統于郡原可不書羅列星經連篇累牘何前人之不憚煩省爲一條而附說於後存其概耳

志山水支脈源流在所必析雖亦摹勝景然無取詞繁岡嶺巖石無非山也泉湖亦水也八景大都皆山水也併其目而約其辭不敢仍舊志之陋

近世志家撰職官傳輒題曰名宦撰人物傳輒題曰鄉賢原其稱謂定自

朝廷志乘豈容槩許又孝友忠烈儒林文苑諸目惟國史論定一代人物乃得區分方志第當臚舉其人以俟史氏採擇非可預標品目上擬國史體裁也舊志分目瑣碎尤不足辯茲統名宦於宦績而人物則第以年代爲次賦役一門經政之要案牘事例不容不書但志乘自有體每事惟當摘錄一條不必如檔冊之歷敘案由篇重語複也舊志冗鄙此爲尤甚悉裁正之其牌牒文體原取宜今若泥古而強加修飾亦非也邑志述宦績斷自知縣以下此通例也葉石洞志永安以叅議顧養謙通判高守謙於永安有特著之功遂爲作傳論者猶病其泛若督撫爲封疆大吏勳在全粵惟通志得而傳之尤非邑乘所當載筆舊志殊失限制應徑從刪

選舉推及封贈亦足以勵顯揚顧男女名氏竝書此家乘體也奚可施之邑乘以命婦移附列女於義爲安

志爲陽春而作事非專繫茲邑者畧之可也惟

蠲租曠典暨禮教經政數大端雖屬通行仍詳無畧春爲僻壤斯亦考核所資

職官暨人物必其人已歿乃爲撰傳惟節婦年近六十古并不波於時可信故現存者亦登

諸傳或采之羣書或徵之輿論確有可據然後增收其傳聞異詞無可攷證者姑從闕如

藝文著錄昉於劉畧班志因之專編書目非載諸文也其詩文則當仿范氏吳郡志之例分註各條之下陽春著述書目寥寥不能成帙



祇可仍彙詩文爲一卷蕪陋之作雖古必刪雅馴之詞雖近亦採汰沙礫似畧盡蒐珠玉尙多遺耳

志爲傳信之書于寶搜神齊諧誌怪非所尙也如射木山神托生李氏之類悉從芟削

邑志自乾隆戊寅續脩而後閱六十餘年其間潛德幽光應爲闡發凡見聞所及不敢或遺此外見聞所未逮當復不少始事者難爲力繼事者易爲功蒙竊有待已

陽春縣志目錄

卷之首

訓典

卷之一

輿地

諸圖 沿革 疆域 分野 都里 山川 氣候 風俗 物產

卷之二

建置

城池 廨署 壇廟 倉廩 梁津 隄陂

卷之三

職官

文職 武職

卷之四

經政

戶役 田賦 屯田 糶田器 餉稅 鹽課 官餉煤餉附 經費

卷之五

學校

書院附

卷之六

禮儀

儀制 祀典

卷之七

選舉

薦辟 進士 舉人 貢生 武科 掇例 封蔭 鄉飲賓

卷之八

兵防

營制 祿餉 馬匹 軍器 狼兵 鄉勇民壯弓兵附

卷之九

宦績

寓賢附

卷之十

人物

卷之十一

列女

命婦女仙附

卷之十二

古蹟

城址 署宅

塚墓

寺觀

石刻附

卷之十三

事記

卷之十四

藝文

勅記

傳頌

銘詩

陽春縣志卷之首

訓典

世祖章皇帝頒示賦役全書序

順治十四年

朕爲古帝王臨御天下必以國計生民爲首務故禹貢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法至備也當明之初取民有制休養生息至萬歷年間海內殷富家給人足及乎天啟崇正之世因兵增餉加派繁興貪吏緣以爲奸民不堪命國祚隨之良足深鑒朕荷

上天付託之重爲生民主一夫不獲亦疚朕懷凡服御膳羞深自約損然而

祖宗百神軍旅燕饗犒錫之繁以及百官庶民餼廩之給罔不取之民間誠恐有司額外加派豪蠹侵漁中飽民生先困國計何資茲特命戶

部右侍郎王宏祚將各直省每年額定徵收起存總撤實數編撰成帙詳稽往牘叅酌時宜凡在參差遺漏悉行駁正錢糧則例俱照萬歷年間其天啟崇正時加增盡行蠲免地丁則開原額若干除荒若干原額以萬歷刊書爲準除荒以覆奉御旨爲憑地丁清核次開實徵又次開起存起運者部寺倉口種種分晰存留者款項細數事事條明至若九釐銀舊書未載者今已增入宗祿銀昔爲存留者今爲起運漕白二糧確依舊額運丁行月必令均平胖襖盔甲昔解本色今俱改折南糧本折昔留南用今抵軍需官員經費定有新規會議裁冗改歸正項本色絹布顏料銀朱銅錫茶蠟等項已改折者照督撫題價值開列解本色者照刊書價值造入每年督撫確察時值題明填入易知單內照數辦解更有昔未解而今宜增者有昔太冗而今宜

裁者俱細加清核條貫井然後有續增地畝錢糧督撫按彙題造冊報部以憑稽核綱舉目張勒成一編名曰賦役全書頒布天下庶使小民遵茲令式便於輸將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歛爲一代之良法垂萬世之成規雖然此其大畧也若夫催科之中寓以撫字廣招徠之法杜欺隱之奸則守令之責也正以率屬承流宣化覈出納之數慎那移之防則布政司之責也舉廉懲貪興利除害課殿最於荒墾昭激揚於完欠恪遵成法以無負朕足國裕民之意則督撫之責有特重焉其敬承之毋忽

聖祖仁皇帝上諭十六條

康熙十八年

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尙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

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善良誠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

御製訓飭士子文

康熙四十一年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令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樸棧作人之意乃比年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業

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僞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  
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  
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  
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邀盟乃如之人  
名教不容鄉黨勿齒縱倖脫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寧無媿乎况  
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  
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  
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  
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以作奸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  
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  
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  
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  
造束帛弓旌不待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  
他求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勿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  
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爲  
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  
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勿修咎亦  
難追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世宗憲皇帝諭知州知縣

雍正元年

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  
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  
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

爲先務周察蔽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  
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  
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  
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  
則室不固庸有濟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試至詳至慎其有  
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今海內羣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續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爲朕立之基址以固  
邦本焉誠能潔已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

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  
意貪婪或賸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藉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或  
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徇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  
章具在豈爾貸歟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已橐而漫云且俟顯要方立  
名節者其與初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糧儲係尤  
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  
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爲  
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察必  
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  
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賸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

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爲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特諭

御製

聖諭廣訓序

雍正二年

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道爲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年來宵衣旰食祇期薄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從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農人等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凡民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繼承大統臨御兆人以聖祖之心爲心以

聖祖之政爲政夙夜匪懈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誥誡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非奉

先志以啟後人使羣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民等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爲條教號令之虛文共勉爲謹身節用之庶



人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習則風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爾後世子孫並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哉

諭勸農 雍正二年

諭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厪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耕耘兼收倍獲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峻日在田間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勸並不時咨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爲勤矣再舍傍田畔以及荒山不可

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即榛栲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亦爲害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豕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憐惓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倘視爲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其不可也

諭閩廣百姓各務本業 雍正五年

諭閩廣兩省督撫常稱本省產米甚少不足以敷民食總督高其倬

亦曾具奏巡撫楊文乾則云廣東所產之米卽年歲豐收亦僅足供半年之食朕思本省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在歉歲則有之若云每歲如此卽豐收亦然恐無此理或田疇荒廢未盡地力或耕耘怠惰未用人力或奸民希圖重價私賣海洋三者均未可定昨曾面諭九卿今廣西巡撫韓良輔奏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射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烟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稀豈能以所產供鄰省多令販運等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知閩廣民食之不足有由來矣令二省督撫等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至於園圃果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爲之豈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畫於養命之源以致緩急無所依賴而時濟於鄰省哉假若鄰省或亦歉收則又將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諄切曉諭善爲化導俾愚民豁然醒悟踴躍趨事則地方不致虛耗而米穀不致匱乏矣特諭

諭禮義廉恥辨

雍正五年

諭近因考試新科進士以宋儒所云士人當有禮義廉恥句爲論題諸進士試卷進呈朕躬自覽見其文藝之工拙優劣固有不同然大概皆詞章記誦之常談見解卑淺識量狹隘未能真知題中之蘊而實有發明蓋所言止於儀文末節而已非禮義廉恥之大者由朕則謂古人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者蓋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皆範圍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而士人貴有禮義廉恥之說所指甚遠所包甚宏上之爲人君下之爲人臣皆當求其大者以爲務而不可屬

於儀文末節之間也以禮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爲臣者皆知忠爲子者皆知孝此禮之大者也進退周旋俯仰揖讓此禮之小者也以義言之如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衷共濟此義之大者也然諾不欺出入必謹此義之小者也以廉言之理財制用崇儉務本使天下之大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污吏無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簞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至於以恥言之爲人君者憲天出治誠和萬民則當以一夫不獲其所爲恥爲人臣者行義達道兼善天下則當以其君之不爲堯舜爲恥若夫迂拘曲謹如鄉黨自好之類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此乃知恥之小者耳曾何足以盡有恥之道乎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而其道曾不外禮義廉恥之大端士人者必當以天下爲己任其身即爲臣之身而有致君之責者豈可徒知禮義廉恥之小節而不知禮義廉恥之大者乎夫禮義廉恥由一端之小者擴而充之皆可以保四海然必知其大者而務之自可不遺於其小若或徒窺小節而不知其大則迂拘曲謹止圖檢束一身而不敢任天下之重此則細民之行而非士人之道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其可不勉自奮立乎朕引見新科進士之時即欲面加訓諭因天氣炎熱恐伊等暫時跪聽不能悉心領會今特詳爲宣示朕願與大小諸臣交相儆勉詳思禮義廉恥之大者身體力行則人心風俗蒸蒸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其可復見也特諭

高宗純皇帝

御製正文體

乾隆十年

國家設制科取士首重者在四書文蓋以六經精微盡於四子書設非讀書窮理篤志潛心而欲握管揮毫發先聖之義蘊不大相逕庭耶我

皇考有清真雅正之訓朕題貢院詩云言孔孟言大是難乃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臆說也近今士子或故爲艱深語或矜爲俳儷辭爭長角勝風檐鎖院中偶有得售彼此仿倣爲奪幟爭標良技不知文風日下文品益卑有關國家掄才鉅典非細故也夫古人論文以渾金璞玉不雕不琢爲比未有穿鑿支離可以傳世行遠者至於詩賦採藻敷華雖不免組織渲染然亦必有真氣貫乎其中乃爲佳作今於四書文採掇辭華以示淹博不啻於孔孟立言本意相去萬里矣先正具在罔識遵從習俗難化職此之由嗣自今其令各省督學諸臣時時訓飭鄉會考官加意區擇凡有乖於先輩大家理法者擯棄勿錄則詭遇之習可息士風遠淳朕有厚望焉特諭

仁宗睿皇帝

御製義利辨

嘉慶十四年

義利者何公私之別耳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當取之利必合於義未嘗不可以語人公之謂也背義而取之利害必隨之故不可以語人私之謂也公即天理私即人欲存心天理必不妄取若徇人欲必至敗度所謂博施濟衆與天下之人同天下之利富有四海澤被八方豈損上益下哉實自益耳若橫征暴斂聚財積貨圖目前有限之歡娛貽身後無窮之大患豈損下益上哉乃自損耳君道如是臣節亦同事君以敬爲先爲政以廉爲本順理而

行屏除物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違義之利絲毫不染既非悖入之財斷無悖出之事誠全身遠害之大猷福延子孫名煥簡冊賢臣之所願也好貨財者自有肺腸逞其貪心縱欲徇利不顧不義罔恤國家親其所不親爲人所不爲卒至惡積日深禍由自作身被刑戮妻子流離無一倖免良可悲夫總由不辨義利不辨公私不明理欲不顧是非之所致也財散民聚重義而輕利也公天下之大道堯舜禹湯政之大端也財聚民散見利而忘義也徇一己之私欲桀紂赧獻失國之大略也無遠慮必有近憂圖大利終憂大害君臣同應儆戒上下交相勸勉庶幾朝無佞臣郡少貪吏民鮮竊攘戶有益藏將見政簡刑清風淳俗美我君臣期共勉之繫以銘曰

識見毋小心志勿馳大智不惑大勇不移錙銖較量堪憫愚癡視財如寶惡因日滋水滿必決貨積禍隨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道如是奚不慎思日宣三德衷凜四知非義不取至公無私寸心不放暗室不欺富藏天下俗臻皞熙百工弼亮成此銘詞